

父親與白崇禧將軍的一張合照

編按：
白崇禧將軍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，北伐期間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、抗戰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；民國三十五至三十七年為首任國防部長；來臺後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他是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父親，篤信伊斯蘭教（回教）。



白崇禧將軍（中）關懷各部隊回教官兵，曾與作者馬國麟的父親馬恆興（左一）及幾位回教同袍聚會。（圖／馬國麟）

照片之於懷舊追思，有難以取代之地位，任何照片都可能蘊含人生故事及意義。日前筆者在父家塵封多年的相簿裡發現一張令內心百感交集的照片，那是家父及幾位回教同鄉於政府遷臺後，與白崇禧將軍的合照。

此照片之所以會令我感受強烈，是因家父歸真前，曾希望我找出他與白將軍的合照，當時我認爲家父應安心養病，且他與白將軍的職位相差甚遠，怎麼可能合照？所以並未用心協尋，如今那合照竟在家父歸真多年後出現，令我內心充滿悔意及遺憾，深深自責為何未能在當時積極尋找那張深具意義的照片。

為了進一步瞭解那張合照的來龍去脈，筆者從黃埔二十期畢業紀念冊及白崇禧將軍的史料中，找出合理之解釋：民國三十一年，回教領袖白崇禧將軍以「興教救國」為號召，在雲南廣招回教有志青年入黃埔，當時有三百多人

經遴選合格後，步行至廣西桂林黃埔第六分校報到，從此展開他們往後數十年的動盪起伏人生。白將軍與回教有深厚之淵源，因此抗戰期間，尤其是政府遷臺後，經常關懷各部隊回教官兵之狀況，上述合照即為其中一例。

白將軍於民國五十五年歸真，安葬於臺北回教公墓。他一生經歷無數戰亂，晚年心境如何呢？白先勇在其著述中說，曾親聞其父親吟誦陸游之詩：「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」可爲其父親晚年心境的寫照。

而當年與白將軍合照的家父及回教青年，也在最近的十年間先後歸真，他們的晚年心境又如何呢？兩岸開放探親後，基於多年的革命情感及同鄉情誼，他們相約返鄉探親，由於離鄉近半世紀，家鄉的情景改變甚大，所幸仍能見到幾位親友舊識，內心的感觸難以言喻。

一張生日賀卡 引發無限感慨

我很少慶生，尤其是退休後，如果不是輔導會每年都派專人送來生日賀卡，尤其是今年採用「圖文並茂，寓教育於喜樂」而設計的精美生日賀卡，我差點連這個喻為「母難日」的日子都給忘了。真是愧為人子，也是大大的不幸。

唉！生不逢時，國家多難。父親是中日「甲午戰爭」那年出生的，我是「九一八」前一年出生的。然而母親是哪一年出生的？根本不曉得。我只知道父母年齡相差十歲而已。曾聽母親說，我出生後沒幾年，適逢「兩廣事變」，父親被抓去當挑夫，數日未歸，生死不明。此時的國家處境真可謂內憂外患，風雨飄搖，艱辛可見一斑。最後父親總算平安歸來，但可把母親急得寢食不安，嚇壞了。

我出生農家，祖無產業，父母生我兄弟等共九人，中間都是相差兩歲，終年辛勞難得溫飽，如遇上飢荒就要挨餓了。然而此時的日寇正瘋狂地向我國進逼，甚至於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間，我為了逃避戰禍，曾有兩次逃難，此中的折磨與苦痛，以及對我幼小心靈的創傷就可想而知了。

人生無常，世事多變。由於日寇的作惡多端，天地難容，引起我全國軍民同胞同仇敵愾，奮勇抵抗，在我全民領袖蔣公英明領導下艱苦奮戰，日寇終於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遭兩顆原子彈轟炸之後屈膝投降。然戰爭結束否？當然沒有，毛共為了奪權，在蘇聯的指示下發動階級鬥爭，這就是國共長期內戰的始因，也是蘇聯侵略中國、企圖征服世界的起點。

我少小離家，猶記得民國三十六年春，我剛好十七歲那年，決心遠離鄉井，追隨鄉賢張爾耕團長投筆從戎，投入國軍戰鬥行列。張團長是黃埔軍校七期砲科畢業的砲兵獨立團團長，當天響應追隨他的有六十餘人。

天未亮母親就起來為我準備早餐，她第一句話問我：「你這次出去什麼時候回來？」我含糊作答：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。」此時的她早已抽泣拭淚，緊緊抱著我不放。誰會料到，這一別就是四、五十年。當天我與父母的暫別等於是永別。回想民國七十九年我第一次回鄉探親時，父母早已長眠地下，回到天國去了。面對一抔黃土，我們兄弟擁抱痛哭，又奈何？

那已是三、四十年前的往事，然而也是一張生日賀卡所引發的無限感慨。

【作者速寫】茹道泰，政戰學校專三期、政研班三十五期畢業。曾任總統府憲兵營輔導長、臺大軍訓教官、中校退伍。



作者茹道泰（前排左二）擔任臺灣大學教官時，與師生同堂參加專題研討，十分投入。（圖／茹道泰）

抗日戰馬殉國記



作者高雙印旅遊新疆時，躍馬天山，奔馳草原，一圓兒時舊夢。（圖／高雙印）

抗日戰爭，軍民堅苦卓絕、犧牲奉獻的英勇事蹟，史不絕書，惟對戰馬的功勳，著墨者甚少，對特殊個案的記載，更是鳳毛麟角，非常可惜。

家父高俠軒將軍，騎兵出身，從基層幹起，歷任排、連、營、旅長、騎兵司令等要職，馳騁疆場，與日軍大小數十戰，能夠屢挫頑敵，端賴戰馬之功。他不但識馬、愛馬，對挑選馬、訓練馬尤其在行；認為培養好的戰馬並不容易，有關照顧其日常生活如刷馬、洗馬、遛馬、餵食草料，定期檢查馬齒、馬蹄鐵等，要求極為嚴格，絲毫不能馬虎；更重要的是會「拍馬屁」，亦即培養人與馬之間濃厚的感情和默契，才能臨陣不驚，達成任務。

筆者幼年親見馬隊操演騎射，在震撼的槍砲聲中，馬隊不但能奔馳衝鋒，還能就地臥倒，躲避敵火。騎馬士兵則揮舞著明晃晃的鬼頭大刀，在滾滾塵土飛揚中，苦練砍劈功夫；曾為家父立下不少戰功的那匹威武碩壯、鬃鬃紅紅的座騎，總是跑在陣頭之前，非常搶眼。

家父作戰經驗豐富，深知以我軍步槍、大刀、劣勢裝備，對抗日軍現代化的飛機、坦克，不宜正面對決，惟有利用惡劣天候、地形或夜暗，實施機動奇（偷）襲戰術，才有勝算。但是戰場情況瞬息萬變，難以預料，且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」，為達成任務，有的時候必須冒險。在一次敵眾我寡的戰役中，

奉命後撤，適逢山洪暴發阻絕退路，家父與所屬官兵及馬匹，被迫躍入滾滾濁流之中，全靠人拉著馬尾載浮載沉，強渡彼岸而安全脫險。

但另一次的戰鬥則沒有那麼幸運，在敵人猛烈砲火下，我軍傷亡慘重，家父的座騎也連中數彈不支倒地，長鳴一聲而殉國。家父徒步指揮，在極為不利的情勢下，斷然採取攻擊行動，英勇果敢逼近敵人，使其優勢火力無用武之地，並發揮我之所長，令官兵抽出大刀，展開肉搏戰鬥，經過反復衝殺，終將敵人擊退，贏得一場光輝的勝利。

戰役結束，家父舉行隆重的軍禮追悼陣亡官兵，並就近將座騎及所有為國犧牲的戰馬，合併厚葬於一處桃園之中，數日不思飲食，以示思念；聳立的巨大馬塚，除供後人憑弔之外，也永遠與盛開的桃花相互輝映。

抗日期間，戰馬的貢獻必然很多，人與馬之間同生共死共患難的感人事蹟，也不在少數，筆者至此藉此牽筆拋磚引玉，引起更多回響，彌補文獻之不足，為歷史作見證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加強徵求「榮民如何艱困」路來臺，及至苦融入臺灣社會的「榮民」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，還有昔日軍中及眷村生活的回憶，包括鄉思、同袍之義、難忘時刻等也是集稿重點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，

e-mail 至 ustory 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。投稿請自留底稿。撰稿人須同意授權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